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十七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賓奉束錦以請覿 覿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

疏 正義曰自此至訝受馬言賓請私覿主君不許而先禮賓之事○吳氏章句云用束錦不用束帛嫌如享也江氏永云私覿之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今案周禮校人曰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覿江說是也　注云覿見也者爾雅釋詁文荀子曰私覿私見也云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者鄉當作嚮嚮謂嚮者行聘享公事未伸其私敬今請覿是欲交其歡敬也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周禮大宗伯曰卿執羔大夫執雁是見君之摯定八年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見他國之君卿亦執羔也此因行聘出使而見與特來異故不用羔也○禮經釋例云案覲禮享後無覿者諸侯親見于天子享時已申其敬無緣復有私覿也聘禮享後有覿者享是聘賓致其君之命至覿時聘賓始得自申其敬蓋聘賓代君行禮故享後別有私覿

與覲不同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無私覿也又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鄭注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覿也又云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所以致敬于己君也此申言上文朝覲大夫私覿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覿也今以禮經證之覲禮無私覿聘禮有私覿鄭孔之說恐與經合也

擯者入告出辭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疏】正義曰以賓行聘享大禮未有以待之欲先禮賓故辭其覿也

請禮賓賓禮辭聽命

擯者入告告賓許也【疏】正義曰褚氏云冠禮昏禮注讀醴為禮者從此經也敖氏力欲異鄭故於冠禮昏禮從經文而此則讀禮為醴詳士冠禮

宰夫徹几改筵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緇布純重修監本純誤作紬加萑席尋萑陳本注作莞疏作萑閩本注疏俱作莞 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釋官云案周禮宰夫

職掌賓客之飲食注飲食燕饗也是其又主酒食之事故此禮賓賓醴薦籩豆脯醢皆宰夫掌之云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者上几筵既設是為神設此為人故徹之改之而更設也云賓席東上者凡設席為神而上為人東上士昏禮云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此不云東上故注補之也餘詳士昏禮云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者案公食禮記又曰上大夫蒲筵加萑席此聘賓是上大夫故鄭引以為證且欲推出下引周禮所云是筵孤之禮也云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司几筵文云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者鄭以公食記所云是筵上下大夫之法故以此為筵孤又因孤用彤几謂卿大夫用漆几案周禮五几一玉几二彫几三彤几四漆几又有素几乃喪事所用賈氏疑義云卿大夫舍漆几外更無他几故鄭以意言之非實有所據也又案司几筵注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與此注不同者蓋鄭注儀禮時據公食記推而言之其周禮注未及改耳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 公出迎者己之禮更端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出出廟門也公於門內之揖不盡與鄉者同處乃云如初者見其亦三揖耳今案上行聘

時及廟門公揖先入此云迎賓以入蓋與賓偕入彌致謙敬也敖云揖不盡與鄉同處以此　注云公出迎者己之禮更端也者前是賓致禮於主君此是主君致禮於賓故享不出迎而禮賓出迎是己之禮更端也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　今文無升

疏正義曰側受几者公自受几於宰夫無擯相也　注云今文無升者鄭以此經宜有升字故從古文也授几之禮詳有司徹授尸几下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

疏正義曰注塵坋釋文云坋或作袚○李氏云內拂几拂之向己也坋袚也敖氏云先言拂乃言奉是拂時几猶在地也奉兩端謂橫執之凡執几皆橫執之惟設時乃縮也盛氏云下云公東南鄉則宰夫進几蓋西北鄉也敖云南面授公非　注云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是解所以內拂之意也云以進自東箱來授君者據覲禮記几俟于東箱也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進就賓也

疏正義曰外拂几拂之向外也敖氏云宰夫既拂几公又親重拂之敬也卒謂旣拂也振袂去塵也中攝之謂二手於几之中央攝之也蔡氏云中攝之便賓執兩端也儀禮綱

解云卒拂而後攝之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有司徹主人二手横執几尸二手受于手間此中攝之君禮異也　注云進就賓也者前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此公升特賓亦升不言者省文也賓在西楹西東面故知進西鄉為就賓也

擯者告告賓以公授几

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文訝為梧

〔疏〕正義曰賓進進至筵前受几也東面仍前至設几乃北面　注云未設也者謂几未設也賈疏云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云今文訝為梧者惠氏棟古義曰公食大夫禮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旣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受疏云梧卽逆也對面相逢受案梧本作啎訓為逆訝亦逆也旣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段氏玉裁云說文梧屰也各本作逆今正逆迎也屰不順也相迎者必相屰古亦通用逆為屰又段氏以梧受為啎之譌胡氏承珙云案釋名釋宮室又云梧在梁上兩頭相觸啎也啎之為梧亦由聲近假借非必字之譌也

公壹拜送公尊也古文壹作一

〔疏〕正義曰敖氏云壹拜者送几之常禮必著之者以賓答再拜稽首嫌此拜為再拜也　注云公尊也者以公尊於賓故壹拜也云古文壹為一者詳

士冠禮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下**賓以几辟**辟位逡遁【疏】正義曰逡遁詳前**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凡賓左几【疏】正義曰注凡賓左几毛本几誤几嚴本亦誤校勘記云集釋通解俱作凡張氏曰疏上几作凡從疏○公壹拜而賓荅再拜稽首臣禮也

注云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者敖氏云不降辟盛禮也此禮賓之禮以用幣之禮爲盛今案下送幣公再拜注云事畢成禮也是禮賓之禮至用幣乃成故此受几及下受醴皆不降拜而受幣則降也云凡賓左几者士昏禮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是也言凡者見爲人設几皆如是神則右几亦見士昏禮**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撤不訝授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訝授也授楊氏作受○凡醴皆用觶柶所以扱醴者詳士冠禮

注云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者此注似可疑禮經釋例云考士冠禮賓禮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皆不自酌而用贊者酌之至士昏禮舅姑醴婦則贊者酌之亦贊者授之是禮不自酌蓋禮經之通例如此非獨聘禮宰夫實醴授公爲尊君也云宰夫亦洗

升實觶以醴自東箱來者下記云醴尊于東箱是醴自東箱來故鄭以爲自下升東箱實觶也言亦者鄭以几在東箱授几時當自下升取几故云亦也案經不見設洗之文褚氏云冠禮醴子贊者洗于房中豈醴子洗而醴賓反不洗歟抑文不具歟云不面擸不訝授也者李氏云擸即葉也柶之大端爲葉小端爲枋面前也凡主人授賓醴者皆面枋賓迎受之皆面葉冠禮贊者酌醴以授主人主人迎受故贊者面葉主人受之得面枋此宰夫實醴公不迎受故宰夫面枋公受之亦得面枋也宰夫不言升降者蹤略之今案互詳士冠禮及下經徇徹下

公側受醴將以飲賓

【疏】正義曰敖氏云受醴不言序端如受几可知禁氏云側受不用擯相也　注云將以飲賓者謂將以醴授賓也

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者醴質以少爲貴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壹楊作一注同注者字監本誤作首○敖氏云壹拜亦受醴之通禮必著之者嫌賓拜當再拜稽首也賓於公乃不降而壹拜者僻受幣之儀也盛氏云復位復西楹西東面位上不著其位而此云復則其與聘時同可知今案公拜亦壹拜凡不言者可知也上授几時公先拜送此則賓先拜儀節略異也　注云醴質

以少爲貴者賓上下皆再拜此獨壹拜以用醴尚質以少爲貴故也

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

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

疏 正義曰籩盛脯豆盛醢言籩豆脯醢者見止一籩一豆也禮器曰有以少爲貴者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謂此退自階下而退也注云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者案負東塾是擯者常位前行聘時擯者退中庭以有釋辭相拜之事宜近鄉之至聘畢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者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

庭實乘馬

疏 正義曰以柶祭醴三卽下記所云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是也詳士冠禮注云庭實乘馬者乘馬四馬也於賓祭醴時設之以酬賓也必知庭實爲乘馬者以下云賓執左馬以出知之也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

降筵就階上

疏 正義曰尚擸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擸校勘記云聶氏從木枼說文無[木巤]字手部擸理持也又擖刮也士冠禮面葉注云古文葉爲擖然則

今文作葉古文作擖或作擸擸擖雖皆說文所有宜以擸爲正凡字之从巤者俗皆从葛如臈蝎擖之類故又爲擖後人以柶从木并擸字亦从木非也少儀曰執箕膺擖箕舌也字亦當作擸弟子職作楪楪卽葉耳其字亦從手又云坐啐醴監本醴誤作酒○以柶兼諸觶者祭時左手執觶右手以柶祭醴及降筵北面將啐醴時則以柶兼并於觶兩手奉之以啐也褚氏云敖氏謂以右手兼執柶觶不識脫空左手何用吳氏章句云尙同上擸在上則執枋也　注云降筵就階上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啐醴此當與彼同故鄭以降筵爲就階上卽就西階上也

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於下也亦受之於序端 疏 正義曰敖氏云醴賓所以而用束帛庭實所以將厚意亦如儐禮也今案士冠禮冠畢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案儷皮卽庭實也此及冠禮醴賓皆有束帛庭實益禮之盛者也　注云致幣也者謂庭實以束帛致也云言用尊於下也者對冠禮酬賓束帛不言用也云亦受之於序端者上受几于序端知此亦然也 建 公食禮侑賓云公受宰夫束帛則此亦宰夫授之也

柶北面奠于薦東糟醴不卒 疏 正義曰注卒字嚴本及各本多作啐周氏學健云當作卒上言

啐醴則非不啐明矣褚氏云酒卒爵而醴不卒爵故注云槽醴不卒作啐誤張氏爾岐張氏惠言亦皆以啐爲卒之譌校勘記云單疏本士冠疏引此作卒集釋此節釋辭已缺尚存不卒解三字戴震云似集釋所見本亦作卒今據諸說改正○盛氏云建栱以栱插解中尚仿也敖云亦向擯非今案建栱而貫之爲將受幣也

擯者進相幣 贄以辭【疏】正義曰擯者自東塾至阼階西故云進注云贄以辭者釋相之義也

賓降辭幣 不敢當公禮也【疏】正義曰嚴本當誤嘗○敖氏云辭者謂既受賜矣不可以又辱盛禮

公降一等辭 辭賓降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辭者止其降且不許其辭吳氏章句云兩辭皆擯者傳之

栗階升聽命 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疏】正義曰聽命聽公辭之命也注云不連步者李氏云連步者足相隨不相過每等先舉一足而後足并之栗階者始升連步至上等則不連步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今案詳燕禮

降拜 拜受【疏】正義曰爲將受幣而拜也

公辭 不降一等殺也

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於己己臣也【疏】正義曰楊氏復云醴賓之禮有三節受几也受醴也受幣也三者公

親受于序端而後授賓恭之至也禮莫重於幣故賓受几受醴皆於筵前受幣當東楹也敖氏云當東楹其親爲君將幣者又過東矣　注云亦訝受而北面者前行聘享時訝授受賓東面主君西面此亦訝受而賓北面主君盩南面也云禮主於己己臣也者己謂聘賓前聘享是將君命故賓不北面此禮賓是主於己己臣也宜循臣禮故北面受幣也 **退東面俟** 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 疏 正義曰注云俟君拜也者謂退至西階東面俟君拜卽降也云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者李氏云鄉飲酒禮賓主當階者皆北面 **公壹拜** **賓降也公再拜** 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 疏 正義曰賓見公拜而卽降辟賓雖降公猶再拜也敖氏云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送幣之禮當然宜終之也·注云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者再拜爲公盛禮賓不敢當故不俟公再降也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者前此授几授醴公皆壹拜此再拜者禮賓之事至此已畢故須再拜以成禮所以致謙敬也 **賓執左馬以出** 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幷左右靮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左馬者上也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

於西方面西上也蔡氏云庭實四馬以左爲上庭下北面以西爲左也 注云受尊者禮宜親之也者解賓自執左馬之義也云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者說文靮馬羈也少儀曰馬則執靮鄭注靮所以繫制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注效猶呈見此并左右靮授之者便賓之執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下記曰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是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賓出以授賓從者也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士介【疏】正義曰受賓幣者賓盜左執幣右執馬以出也 注云從者士介者鄭以下記云賓之士訝受之又上云上介受賓幣故知此受馬爲士介也

右主君禮賓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閒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覿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序從之言私覿之事分賓覿上介覿衆介覿爲三節

○周禮司儀職曰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鄭
注云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旣覿則或有私獻者鄭司
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
面今案儀禮見君謂之覿見卿大夫謂之面周禮左傳以
私覿爲私面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弃疾事見昭六年傳○
注鄉戴校集釋改鄉贊者居馬開校勘記云賈疏居誤爲
注云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皆不請謂賓不辭謂主君
所以然者鄉時賓已請覿故今不復請上君亦不辭也敖
氏謂此亦擯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與注異禘
氏云上巳言辭請禮賓矣醴後不必再請注是也云覿用
束錦辟享幣也者以享君享夫人皆用束帛今覿用束錦
是辟享時所用幣也云總者總八轡牽之者乘馬四馬也
每馬二轡故知總爲總入轡一牽之也云贊者居馬閒扣
也者四馬而二人贊則知每一人居兩馬閒以左右手各
扣一馬助賓牽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者玉藻曰私
事自闑東闑東即闑右彼注以私事爲覿面是也但此入
門右下擯者辭後賓仍入門左玉藻蓋據正禮言之云奠
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者凡臣於君皆奠而不授義詳覲禮
李氏云由闑右自牽馬不從介不升堂授幣皆臣禮吳氏
章句云再拜稽首奠幣於地授馬於贊者乃拜也禮經釋

例云前聘享是代君行禮故不拜此覲是以私禮見故再拜稽首也云贊者賈人之屬者或疑賈人專掌圭玉不贊牽馬褚氏云注意言如賈人之等庶人在官執役者耳非卽指賈人云介特覲也者下上介衆介皆特行覲禮明不隨賓覲也**擯者辭**辭其臣疏正義曰辭其以臣禮見也**賓出**事畢疏正義曰賓以覲事已畢出廟門外挨西塾立也**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於庭北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塾閩本誤作熟○有司主國有司東塾門外東塾也敖氏云有司牽馬亦二人者不可多於賓之贊也西面于東塾南鄉賓也注云將還之也者謂擯者坐取賓所奠之幣出令有司二人牽馬以從示將還之不敢當其臣禮也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謂贊者必待主國有司受馬乃可以出賈疏云幣可奠於地馬不可散放故也云凡取幣於庭北面者解擯者取幣北面而又言凡以質之見取幣於庭者皆然也**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贊者受馬疏正義曰上云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此賓先以臣禮見而擯者辭之也此云擯者請

受賓禮辭聽命是擯者請以客禮受而賓許之也　注云賓受其幣贊者受馬者謂賓受擯者取出之幣贊者受有司牽出之馬也

牽馬右之入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疏〕正義曰注云庭實先設客禮也者此牽馬入設而下乃云賓奉幣入者是庭實先設對上奉束錦總乘馬幣馬同入爲客禮也云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者馬在右人在左用右手牽之便於控制也云於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者若如前二人贊則不得云右之既言右之明人牽一匹四馬四人得申其牽馬之常賓不總牽也敖氏云二人受於有司而後四人牽之用四人則左先隨入而設於西方今案引曲禮者證右之之義也

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入可從介

〔疏〕正義曰注可從介校勘記云陳本介作也○案此與始覿時不同始覿時賓入門右而介不從此則賓入門左而介又皆入蓋用客禮見故注云可從介也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

〔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公再拜者蓋答歸時賓幣之拜也歸賓賓幣時不敢以臣禮待

之故不荅拜然終無拜而不荅之禮故于其始入也即先再拜之此與他時拜至之意不同今案韋說是也

賓三退反還負序反還者不故與授圭同〔疏〕正義曰聘時賓執圭雖三退以避公之拜然猶東面鄉公故止退而負序此更言反還者謂反轉西面又還轉東面乃負牆而立蓋益不敢當其禮與授圭異也

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不言君受略之也〔疏〕正義曰振幣亦謂以袂內鄉拂其塵而授君也李氏云禮賓賓覿授受當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為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於兩楹閒也注云不言君受略之也者經言進授則君受可知故云不言也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受馬自前變於受皮也〔疏〕正義曰前北方也吳氏章句云士受馬者自南來北至牽者之前又自北還南從其左至牽者之後故曰還注云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者此解經適其右受其指牽馬者言也四馬在庭北面東上牽者四人各在馬左今受馬者從牽者後適牽者右明於人東馬西受之也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

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者李氏云受不由其左者欲
牽者已授馬右還而出便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賈
疏云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
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從東而來由馬前者馬是
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今案受皮與受馬皆視
受幣以為節如此經振幣進授下當東楹北面卽立接云
賓降階東拜送乃序士受馬者云云于授幣之下明君受
幣卽受馬也禮經釋例云几庭賓之馬右牽之入設于庭
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受馬于庭主人授其屬幣則馬出
案聘禮賓覿牽馬右之入設又賓升堂受幣之時經云士
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又公側授宰幣之時經
云馬出此聘禮賓覿受馬之節也張氏爾岐曰此受馬亦
視堂上受幣以為節也覲禮侯氏享奉東帛匹馬卓上九
馬隨之中庭西上又云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以馬
出授人九馬隨之此覿禮三享受馬之節也敖氏繼公曰
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為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
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為節又聘禮
面卿賓奉幣庭實從注庭實四馬蓋賓問卿類正聘之享
故庭實用四皮賓面卿類正聘之覿故庭實用四馬其授
受之節當亦如賓覿也又禮賓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歸

饗餼儐使者庭實設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覿禮郊勞儐使者乘馬使者降以左驂出皆受者親執馬其節又與賓覿異也又聘禮夫人歸禮賓儐使者乘馬上介兩馬覿禮賜舍儐使者乘馬賜車服儐使者四馬經皆不云授受之節文不具也至於庭實用馬或兩馬或乘馬猶之用皮或儷皮或四皮也

牽馬自前西乃出

自由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自前西者稱進而前乃西行又南行而出也今案牽馬者皆自前西四人同出出廟門也

賓降階東拜送君辭

拜送幣於階東以君在堂鄉之

【疏】正義曰享幣不拜送此拜送者以私覿之幣是賓自致也階東西階東也鄭以階東爲鄉君敖氏謂拜於西階東別於己君也凡臣於異國之君其拜下者皆不當階拜於階下者己臣也今以儀禮諸篇考之其說亦通

拜也君降一等辭

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

【疏】正義曰注由拜校勘記云楊敖由俱作猶浦鏜云由古通猶　云君乃辭之而賓曰拜敬也者或曰乃當作已上云君辭此云拜也是辭而猶拜敬主君也君降等再辭於賓有加禮也

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

此禮固多有辭矣末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

【疏】正義曰從

謂從賓而降起謂起而升階也　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者賈疏云周公作經未有顯著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又云據此二者觵類而長之餘辭亦可以意作但疑事無質未可明說故上注亦云其辭未聞也敖氏云是時賓主相接歡敬兩盡故特見之食禮亦然今案士冠士相見二篇辭多見於經內賈以爲志記之言未確此注疑有脫誤闕之可也

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爲敬 疏 正義曰公少退示不敢當其拜亦異於本國之君也敖氏云少退答其反還之意也**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庿中宐清 疏 正義曰敖氏云于賓之降也介亦逆出　注云庿中宐清者以宐潔清故使馬出也不言幣出者皮幣皆東藏之下記曰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是也○以上賓覿**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 疏 正義曰降立俟介覿也　注云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者纖縟文繁也李氏云如玉之縝密敖氏云纖縟者

而白似玉也云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士介之錦反文于賓與上介是以少文爲貴也禮器曰禮有以素爲貴者素即少文之義也云後言束辭之便也者敖氏云亦玄纁束之類

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

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於賓也皮麋鹿皮（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卿也私覿之庭賓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實此禮之差等蔡氏云二人贊使二人助攝也盛氏云執皮之法蓋如享禮注云上介用皮變於賓也者賓用馬上介用皮是變也但庭實唯國所有或馬或皮不定經於賓覿言馬於上介言皮互文耳皮以兩殺於賓也上介若用馬則亦二馬欸

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

皆者皆眾介也贊者奠皮出（疏）正義曰注云皆者皆眾介也者上介祇一人經兩言皆故知兼眾介也蔡氏云眾介皆奉幣從上介入門右奠幣稽首云贊者奠皮出者皮與馬殊可奠之於地故知介奠幣時贊即奠皮先出也

擯者辭

亦辭其臣

介逆出

亦事畢也（疏）正義曰此上介與眾介同以臣禮見也擯者辭之介以事畢故出耳後擯者請受乃分覿上介以客禮見眾介則仍不敢以客禮見

擯者執上幣士

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請於上介也擯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疏]正義曰注衆執幣者校勘記云衆執二字楊倒○盛氏云上幣上介之束錦也衆幣士介四人之玉錦也其出之次擯者在前舉皮者從之執衆幣者在其後經以尊卑爲序故先言士耳今案經云舉皮從其幣明是從上介之幣也盛說是　注云擯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敖氏云出請受言其出爲請受也盛氏云時猶未請受也而先著其故於出之下亦經中之一例也今案據敖盛二說則此時未請受亦未釋辭似是也若如注說則此已請矣何下文又云請受乎

委皮南面擯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卽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

[疏]正義曰注云擯者旣釋辭執衆幣者進卽位有司乃得委之敖氏云執皮者從上擯出門不俟上擯之釋辭卽委皮而退盛氏云委皮之節敖得之云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者李氏云委皮於門中北上贊皮者得北面取之而先入便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請於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

[疏]正義曰執幣者西面北上

亦在東塾南也　注云請於上介也者李氏云雖衆幣亦請於上介介同時覿統於上介也云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者鄭意以擯者執上幣飾是言其出之次委皮南面以下是言其立之位約文互見故經兩言請受也敖氏則以上請受為申言出之故秦氏蕙田云案上云請受標其目此云請受賓其事本無二節盛氏云注疏況於經文之次且不知上文所云請受為目下事之例似失其賓敖說為是今案請受亦謂請以寄禮受也

介禮辭

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一一徐本作二張氏曰注云嫌擯者一一受之監杭本以一一為二從市箱嚴本○敖氏云聽請受之命者上介也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者此時統於尊者不敢異之也介既受幣贊者乃取皮　注云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者謂上介及衆介皆同時受幣不一一授之故云皆也訝受者執幣者西面介皆東面是訝受也

上介奉幣皮

先入門左奠皮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古文重入

疏正義曰注皮先者皮先二字陳閑遁解俱例○獨言士介奉幣明斯時士介不隨入也敖氏云奠皮

之處亦參分庭一在南　注云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者案執皮者先入亦庭實先設之義也云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者謂賓覲時公揖讓如初升賓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皮先下有兩入字案皮先謂執皮者先於上介則人門左自兼執皮與上介言之不必重也故鄭從今文

公再拜

拜中庭也不受於堂介賤也

【疏】正義日校勘記云拜下敖有於字○敖氏云公拜荅西面也下放此　注云拜中庭也者案上云公降立以後不見有升堂之文故知於中庭拜也不受於堂介賤也者對賓升堂言之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還復位再拜稽首送幣

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

【疏】正義曰還復位吳氏章句謂聘時入門之位是也或以爲卽上注揖位恐非　注云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者謂自皮西進而北行歷參分庭之一乃折而東行與公相當乃復北行至公所授幣也敖氏云進者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及公左而北面公

還南面授幣也介還公復面鄉介拜亦北面褚氏云是時公立於中庭西面如敖所云則是對公之面而行相去無幾矣注說為長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 不側授介禮輕

〔疏〕正義曰注不側授授毛本作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作授是也今案嚴本亦作授　云不側授介禮輕者上賓覿云公側授宰幣此不云側授是介禮輕也李氏云不云側授蓋贊者受於公轉以授宰敖氏云文主於受者故不言側褚氏云此亦鄭不側授之義為長觀下宰夫受士介幣之注更明

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

〔疏〕正義曰上執皮者奠皮於地故此坐舉之也○上介覿禮竟

擯者又納士介 納者出道入也

〔疏〕正義曰注云納者出道入也者謂擯者出而道之使入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 終不敢以客禮見

〔疏〕正義曰賓與上介初以臣禮見辭之終以客禮見此士介仍入門右奠幣用臣禮者士介卑故也吳氏章句云初擯辭時雖隨上介聽命然分又卑於上介終不敢以客禮見也

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 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為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固

衍字當如面大夫也【疏】正義曰注一請下校勘記云楊無受字主君下嚴本有也一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也字通解無○放氏云公於士介亦辭之者以其非已臣也與幣者四人惟執其上幣以出之又但禮請受而已皆殺於上介也盛氏云上幣士長一人之玉錦也　注云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者謂一請不從卽聽之不再請也云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者此釋經士介不辭而言賓辭之義也云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者賈疏云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固衍字李氏云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今擯者禮請受明無固辭也下士介面大夫時賓亦一辭耳今案賈李之說是也敖氏以固非衍字褚氏云敖謂一辭而得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別乎

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閾外西面公乃遙答拜也相者贊告之

【疏】正義曰公答再拜者答其賓幣之拜也曲禮曰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是也　注云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閾外西面者以經云擯者出故知立門中閾外也知西面者以士介在門外之西東面也斯時公在門內中庭故云遙答拜也云相者贊

告之者謂擯者以公拜贊告士介故云相也

士介皆辟

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　疏　正義曰辟卽逡遁之意士介聞公之拜不安其位而逡遁所以為敬也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俟擯者執上幣來也　疏　正義曰士主國之士也擯者已執上幣故取幣祇須三人此言取幣則前不隨上幣出也東上以公在東方也　注云俟擯者執上幣來也者賓辭時上幣在擯者手因有相拜之事未授宰夫故士先取餘幣立而俟之也

擯者進

就公所也　疏　正義曰注云就公所也者謂擯者自闕外入進至公所乃授幣於宰夫也

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

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於公左士介幣宰夫受於士敬之差　疏　正義曰注云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者以士介幣輕故使宰夫受也江氏筠云謂受於士敖君善謂受上幣於擯者案經於介私面云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又記詳賓之私獻云擯者授宰夫于中庭則敖說是也云受之於公左者少儀曰贊幣自左經未言故注明之也云賓幣公側授宰者卽上賓覿時公側授宰幣是也云上介幣宰受於公左者卽上介覿時宰自公左受幣是也今士介幣使宰夫受是其敬有差

等也**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疏正義曰注云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者案執幣者卽上坐取幣之三人也鄭意以宰夫當一一受之故此執幣之三人以次授之也然經不云授宰夫幣而云序從明是宰夫受幣以東執幣者以次從之而東也敖氏云士三人從宰夫是也○以上衆介覿

右私覿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旣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疏正義曰自此至賓不顧言事畢送賓之事注云衆介逆道賓而出也者上聘記云賓降介逆出故知介逆道賓也但斯時賓及衆介俱在廟門外此逆道賓出者謂出中門及大門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竝行閒亦六步疏正義曰注云公出衆擯亦逆道者謂紹擯在前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公在後也云紹擯及賓竝行閒亦六步者六步三丈六尺也前行聘門外陳擯注云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此紹擯及賓竝行中閒相去亦三丈六尺故云亦也**及大門內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

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
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
命南面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
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
疏
正義曰注鄉戴校集
釋改鄉　云鄉以公
禮將事無由問也者敖氏云鄉者行禮之時各有其節不
可亂之故問勞之事至是乃爲之也云賓至始入門之位
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者始入門之位
卽聘時賓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
退是也云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者斯時賓
北面將揖公南面正可於此問君居處以序殷勤記念之
意云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
南面者卽前賓入門左注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
是也但上擯以往來傳命於賓故南面彼注云上擯進相
君當亦南面也敖氏以爲賓東面公西面而問之恐非遂
伯玉事見論語憲問篇鄭引之以此爲公問君
之類者朱子云所引論語非聘事意略相類耳
賓對公再
拜
拜其無恙公
拜賓亦辟
疏
正義曰注恙字校勘記云陳本缺○云
拜其無恙者無恙言無憂病也爾雅釋
詁恙憂也風俗通恙病也又云恙噬人蟲能食人心古者
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吳氏章句云公再拜慶

之韋氏協夢云賓對亦當再拜不言者文不具公再拜者荅賓之拜也今案據司儀云問君客再拜對則韋說是云公拜賓亦辟者初迎賓入門時公再拜賓辟故知此亦辟也

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

再拜稽首公荅拜勞以道路之勤【疏】正義曰問毛本誤門校勘記云閩本誤以音為注以注為音葛本遂脫此注○王氏士讓云但言問大夫則上大夫卿該之於君則拜其無恙於大夫問之而已

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正義曰注云公既拜客趨辟者周禮司儀職曰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鄭注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外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丁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愼也今案周禮較此經稍詳而大繁則同注亦可以互證此注云客趨

辟者卽本周禮文也云君命上擯送賓出者以降等之客君僅送於大門內故命上擯送賓出也云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者賓雖出君猶立而待之故上擯送賓出大門必以賓不顧回告君君於此乃可自廟而回路寢也又司儀注所云問君問大夫及勞客與介之辭未知所出九經古義引王伯厚云此亦見說苑李氏云凡去者不荅拜敖氏云凡主人拜送賓皆不顧經於此見之者明於尊者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引論語云云見鄉黨篇此引以爲反告賓不顧之證也賈疏云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同也江氏永云案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此公再拜送賓賓但遯遯而不荅拜遂不顧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實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卽是禮當如此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賓但送賓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

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附識於此孔子攝上擯之說不可不知知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

右賓禮畢出公送賓

賓請有事于大夫 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 疏 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賓請問卿卿先往勞之事○注不言問聘盧氏文弨云此聘字疑衍云請問問卿也者案二問字亦疑衍其一注蓋以請問卿解請有事也經言大夫而不言卿蓋兼下大夫在內云不言問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以經言小聘曰問聘亦稱問嫌其近君故不言問而言有事于大夫也云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者問卿乃明日事於此請之使先告君也王氏士讓云有事必請於其君義無私交也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義已詳上

公禮辭許 禮辭一辭 **賓即館** 小休息也即就也 疏 正義曰注小休息毛本小作少嚴本作小校勘記云徐本通解俱作小云小休息也者謂自厭明詣賓于館至是賓乃即館明日

又將有事是小休息也此一日之閒行聘行享及禮賓私覿其事甚多是下勞賓及歸饔餼亦與聘同日記云聘日致饔是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云云此之謂也云卽就也者義已詳士冠禮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

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

疏 正義曰勞賓往賓館勞之也賓不敢當其先施也　注云以已公事未行者是釋所以不見之故公事卽問大夫之事下記云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幣旣公家具之則事爲公事可知云上介以賓辭辭之者蓋賓不見而使上介爲之辭也知上介辭者以下經上介受鴈知之也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

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

疏 正義曰大夫以賓不見故奠鴈于地而再拜上介爲受之　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者上云卿大夫勞賓此但云大夫而不言卿明卿與大夫同執鴈下於國君也云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者周禮掌客職曰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卿皆見以羔侯伯四積

卿皆見以羔是卿見來朝之君執羔也此見來聘之賓執鴈是與見國君有異也

勞上介亦如之

疏 正義曰亦如之者亦勞於其館上介不見而士介代受鴈

右賓請有事卿先往勞之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牲殺曰饔生曰餼今文歸或為饋

疏 正義曰自此至無儐言主君使人歸饔餼於賓介之事○使卿者以賓是上大夫齊敵也五牢者飪一腥二皆饔也生二餼也　注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者李氏云周禮司服先序祭服次韋弁服次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故云敬也云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者字林韋柔皮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韎是赤黃色詳士冠禮蓋皮以茅蒐染之故其性柔釋名云以韎韋為弁謂之韋弁是也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為兵服而歸饔餼用之者以聘用皮弁皮韋同類取其相近故也云其服蓋韎布以為衣素裳者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

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今案司服注謂衣裳亦用韎韋爲之者蓋據左傳國語皆云韎韋之跗注又漢時伍伯緹衣緹丹黃色與韎亦近故也又鄭氏六月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即當以韎爲裳韎亦朱類也韋弁之制自以司服注爲正此注云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則衣用布而不用韋裳用素而不用韎皆與司服注異賈疏謂入廟不可純如兵服其說或然但韎布他書無考鄭云蓋則亦疑而未定之辭耳陳氏祥道謂韋弁即爵弁敖氏從之今案爵弁爲士服而韋弁通於大夫以上自是二物且爵弁用布韋弁用韋爵色近五入之緅而韋用一入之韎固有不容強同者陳氏說非也云牲殺曰饔生曰餼者饔兼飪與腥言皆是已殺者餼是生物故以生與殺對言之鄭注論語告朔之餼羊亦云牲生曰餼也云今文歸或爲饋者胡氏承珙云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釋文並云歸鄭本作饋蓋魯論皆作歸鄭從古文作饋此儀禮則古文作歸今文作饋鄭又從古文作歸者古文家亦各有師承儀禮古文不必與論語同也又論語詠而饋鄭注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詳鄭意是魯論直以歸爲歸還之歸與古論饋爲餉與

義故鄭必從古作饋此經古文作歸者本與饋同義故不必改從饋今案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是二字義本通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

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 疏 正義曰注云尊服謂皮弁服下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是也或疑注朝服示不受之說不知朝服卑於皮弁若賓既辭之而仍服受之之服有是理乎注說未可易

有司入陳

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 疏 正義曰上云禮辭是一辭而許矣故卽入陳也注云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者謂有司入賓館陳設之也知館必於廟者下文揖入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是也義詳彼聘義曰餼客於舍孔疏云於舍謂於賓館也或謂注以饔餼爲積似誤案周禮宰夫注云積謂牢米薪芻則下所陳亦積之屬也萬氏斯大云聘義曰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說者謂饋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考聘禮賓初至館宰夫致飧是一積也聘之日使卿致饔餼是二積也此所以供其在館之資也臨行當更有饋遺以供其在道之需是三積也故曰出入三積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侯伯之臣故無積然則致飧之禮飪腥凡二牢米禾皆二十車而薪芻倍之歸饔餼之禮飪腥餼凡五牢米禾皆三十

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蓋分言之曰飧曰饔合言之則曰積今案萬說是也

饔謂餁與腥疏正義曰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饔割亨煎和之稱割者腥也亨煎和餁也是饔兼餁與腥而言故經以饔總目之也

餁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

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廇以石窆用木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牲臛諸本俱作臛釋文集釋作臛今案嚴本作臛與說文合從之校勘記又云唯燖者有膚陸氏曰燖一本作燗晉潛膚嚴本作獻今案膚下此字嚴本作北黃氏丕烈云案膚此譌爲獻北形涉而誤校勘記又云引陰陽也朱子云引疑當作別周學健云別字固直徵或以纏著碑引之而定方位則引字亦可解敖氏改別凡碑引物者引嚴本作別案上引字可作別此引字不可作別嚴本誤也○餁

熟也熟食不可久停故腥有多寡而餼皆一牢鼎九卽下
所陳牛羊至鮮魚鮮腊九者也設于西階前統於賓也陪
鼎卽羞鼎其數三卽下所陳膷臐膮是也陪鼎與鉶異辨
見六鉶繼之下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居北者爲首也
上當碑者正鼎以牛爲上陪鼎以膷爲上謂鼎之上者北
與碑齊其次向南陳之故云南陳也魚下言鮮則此魚薧
也鮮腊析而未乾也鼎與扃鼏之制詳士冠禮鼏字鄭賈
無釋敖氏郝氏以爲發語辭盛氏云正鼎曰鼏陪鼎曰蓋
皆所以覆鼎也異其名者鼏大而蓋小也鼏以他物爲之
故云設蓋與鼎同物故不云設言蓋而不言扃陪鼎小其
手舉之歟秦氏蕙田以盛說爲長褚氏云庶羞應在豆豆
用蓋不用扃鼏今案經明云陪鼎而以爲豆恐非庶羞有
盛於豆者公食大夫禮是也陪牛羊豕者正鼎有九而陪
鼎止於三故以膷臐膮爲陪牛羊豕也王氏士讓云五牢之
序先飪次腥次乃及餼賓入館先用熟者次用腥者饋則
踞以代匱也　注云陪鼎三牲臛膷臐膮者公食禮注云
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
說文膗肉羹也段氏注云膗字不見於古經而見於招魂
王逸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膗許不云羹也而云肉羹也亦
無菜之謂匡謬正俗駁叔師說甚誤然則膷臐膮卽以牛

羊豕之肉爲羹也云陪之庶羞加也者以庶羞是加饌非正饌故云陪也云當內廉碑堂塗也者李氏云內廉西階之東廉也階有東西兩廉近堂之中者爲內廉釋宮又云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今案據郭云北屬階則堂塗直階矣正鼎設于西階前當稍近東堂塗寬故無礙若陪鼎設于正鼎之西則有礙堂塗矣故當內廉以碑之也當對也吳氏疑義云餁鼎在西階前稍東爲一列陪鼎又在其東爲一列是也故下經云如餁鼎二列云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者腊之後卽列腸胃以其出於牛羊故在膚前也楊氏復云牛羊腸胃同一鼎不異之腴賤也云膚豕肉也者詳少牢禮云唯燖者有膚者鄭意蓋謂唯豕有膚耳燖也字或有譌誤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記曰君子不食圂腴圂犬豕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賈疏云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又云設飧經直云餁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不言次陳位者飧禮小略之也云宮必有碑者賈疏云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諸侯廟及天子廟有碑可知鄉飲鄉射言三揖

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惟寢內不見有碑但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李氏云視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視景短長以知陰陽之盈縮進退設碑之處鄭氏謂近如堂深李氏釋宮中之云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故氏則云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焦氏以恕云此歸饔餼醯醢百甕夾碑十列又米百筥設于中庭亦十列繼醯醢而南此碑居庭北之一證又覲禮章云賓自碑內聽命賓負碑北面聽命于下如碑在中庭而非庭北則疑立處太遠又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兩言碑內皆近堂階而與中庭有別當以鄭說爲是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案祭義云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彼注云麗猶繫也是其麗牲取毛血之事云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案說文碑豎石也是碑用石之證段氏注云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豎之穿中於閒爲鹿盧下棺以繂繞案此檀弓注即聘禮注所謂窆用木也朱子云今兩墓窆石尚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繂引棺者也然則窆亦用石矣今案朱子說與鄭異並存

之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有腥者所以優賓也【疏】正義曰腥殺而未烹也不曰鼎十有四而云二七者見其每牢七鼎爲二列也無鮮魚鮮腊少飪鼎之二故每牢止七鼎也設于阼階前腥在東與設飧同二列者一列在阼階前少西一列又在其西當阼階之內廉也北上上當碑俱與飪同方氏苞云飪一牢外復有腥二牢何也飪鼎即日所需腥鼎則異日所需始至未暇自割牲故也○校勘記云注腥徐本作腊張曰注曰有腊者所以優賓案疏腊作腥經曰無鮮魚鮮腊今注作有腊傳寫誤也從疏案張引注無也與徐本不合今案嚴本有也字○云有腥者所以優賓也者對下上四人皆餘大牢無腥言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戶室戶也東上變於親食賓也醓醢汁也屈猶錯也今文竝皆爲併【疏】正義曰西陳者言豆自東向西設之是東爲上故下又云東上也皆二以竝者謂八豆皆菹醢兩兩竝列下云韭菹其南醓醢即二以竝之位也舉此二豆以示人則其餘豆之位可知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

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此經言豆
實但云韭菹醓醢而已不言其他賈疏因用朝事之豆六
去茆菹麋臡二豆而以饋食之葵菹蠃醢足之蓋據公食
禮下大夫六豆用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上大夫
八豆鄭注云加葵菹蝸醢蝸醢卽蠃醢又據少牢用韭菹
醓醢葵菹蝸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故也敖氏則以八豆
有茆菹麋臡而無葵菹蝸醢謂經惟言韭菹醓醢則爲朝
事之豆可知文省耳二說不同後人或從賈或從敖紛紛
辨論然經無正文二者似皆可通惟解屈字之義則賈敖
俱失之賈氏云屈者謂其東上醓醢醓醢西昌本昌本西
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
蝸醢東韭菹敖氏謂醓醢西昌本昌本北麋臡麋臡西菁菹菁
南鹿臡鹿西茆菹茆北麋臡曲折而下所謂屈也今棄賈
敖之說與經二以竝之文皆不合賈以東上專屬醓醢尤
非蓋韭菹醓醢二者在東其西爲昌本麋臡二豆昌本麋
臡之南爲菁菹鹿臡二豆菁菹鹿臡之東爲茆菹麋臡二
豆設法自東而西復自西而東故謂之屈公食禮上大夫
八豆注云四四爲列亦謂豆兩兩竝列東西各四南北亦
各四也○校勘記云注於監本誤作乎　云戶室戶也者
堂上以室戶之西爲正中故知戶謂室戶也云東上變於

親食賓也者案公食禮是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云醓醢汁也者案周禮醢人注云醓肉汁也又云醓醢肉醬也詩大雅疏以肉汁獨多故名醓然則醓本肉汁之名而以之爲醓醢則亦醬類故說文云醓醢肉醬也云屈猶錯也者案此經言屈下八簋繼之乃言錯則屈與錯異詳下云今文竝皆爲併者詳士昏禮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黍在北 疏 正義曰李氏云繼豆以西黍南稷稷西黍黍北稷八簋閒錯陳之故氏云八簋一黍稷各四稷也錯者取二物相閒之意吳氏疑義云錯者東一行北黍南稷二行北稷南黍三行北黍南稷四行北稷南黍相閒錯陳與屈不同今案屈與錯不可混爲一吳說是也黍稷詳公食禮簋詳上竹簋方及公食記簋有蓋冪下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鉶羹器也 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六鉶繼簋而西牛居東西爲羊又西爲豕北一列也豕南爲牛牛東爲羊又東爲豕南一列也吳氏疑義云北列牛羊豕自東而西南列牛羊豕自西而東屈也今案經不言屈者以可推而知六者牛豕東西常易位而羊居中不易也

注云鉶羹器也者鉶是盛牛羊豕之羹非盛肉也周禮

掌客注亦云羹器也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注云鉶芼和羹之器是鉶爲器名故說文云鉶器也鉶以盛和芼之羹因又以鉶爲羹名鄭注士虞禮云鉶芼羹也注特牲禮云鉶肉味之有芼和者詩閟宮毛炰胾羹毛傳羹大羹鉶羹也周禮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芼矣是又以鉶爲羹名也段氏說文注云案大羹煮肉汁不和貫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芼和者也大羹盛之于登鉶羹盛之于鉶鉶羹芼和謂之芼其詳在禮經鉶經典亦作鈃非正字也內饔職鉶作刑亦假俗字今案說文有鈃字云似鍾而長頸鍾酒器也據說文鈃與鍾相次則鈃爲酒器與鉶異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三足有蓋士以鐵爲之大夫以上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聶氏又云鉶是羹器卽鉶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鉶鼎然則據羹在鉶則日鉶羹據器言之則日鉶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楊氏儀禮圖亦因之今案此說甚誤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廉此堂上又有鉶則鉶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鉶三十有八鼎簋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入鼎簋十有二子男鉶十有八鼎簋十有二鄭注鉶羹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者正鼎九與

陪鼎三鄭別鉶與鼎為二器甚明其云不殺則無鉶鼎者謂不殺則無鉶與鼎非為一物也自賈氏掌客疏云鉶鼎即陪鼎後人沿其誤蓋鼎以盛牲體鉶以盛煮牲肉汁鉶羹亦出於牲故必殺牲乃有之禮經釋例云聘禮堂上六鉶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又西夾四鉶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此皆用大牢者故鉶羹有牛羊豕之別少牢禮上佐食羞兩鉶取一豕鉶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有司徹主婦獻尸入于房取一羊鉶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注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此皆用少牢者故鉶羹有羊豕之別士虞禮陰厭設一鉶于豆南特牲禮陰厭兩鉶鉶芼設于豆南此皆用特豕者唯豕羹而已是也又云鹽菜者所以和羹也凡鉶羹皆有之公食記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是也今菜鉶芼詳公食禮

兩簠繼之粱在北

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

【疏】正義曰郝氏云簠以盛稻粱兩簠稻粱各一繼鉶而西粱居北稻居南　注云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皆簠簋同類今不次簋而次鉶後以見其為加也云凡饌屈錯要相變者是廣言設饌之法此節不言屈錯者以兩簠止一行也稻粱詳公食禮簠詳

公食

記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鎔者酒不以襍鎔為味

疏 正義曰西序堂上之西牆也郝氏云酒八壺順堂西牆自北而南兩兩相並向南陳也今案周禮酒正共賓客之禮酒酒人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謂此 注云壺酒尊也者謂盛酒之尊周禮掌客注壺酒器也禮記禮器注壺大一石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脩飾又為盛水之器見周禮序官挈壺氏注又禮記投壺釋文壺器名是又為投壺之器也云酒蓋稻酒粱酒者謂稻粱各四壺也賈疏云以下夫人歸禮醙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六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云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為稻粱者稻粱是加相對之物故也敖氏云八壺之酒稻也黍也粱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粱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筥米之例褚氏云注謂稻粱二種各四壺實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取昀今案八壺之實經無明文鄭敖各以意言之而鄭說較確云不鎔者兩兩並設先稻後粱不襍鎔陳之云酒不以襍鎔為味者是釋所以不鎔之意也○此設于戶西者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及西序八壺共三十二器皆陳于堂上也

西夾

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

【疏】正義曰西夾設豆之次賈疏据公食禮謂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今案公食禮云設于醬東西上此云北上則其陳之必有異矣唯郝氏敬云云韭菹在西北其東爲醓醢醓醢之南昌本昌本之南麋臡麋臡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臡鹿臡之北韭菹故曰屈其說本西北上賈疏之文實於經義有合秦氏蕙田說亦同當以此爲正姜氏兆錫盛氏世佐皆嘗更定六豆次序而與經未符故不錄郝氏又云六簋黍稷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北東爲稷稷南爲黍黍西爲稷稷南又爲黍黍東又爲稷故曰錯亦是也朱子云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此經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至兩簠下結云皆二以並南陳又云六壺西上東陳餕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餕自簠以上皆南陳唯壺東西陳之疏于東夾之豆亦云于東

壁下南陳而布置西夾之豆乃東陳之又以簋鉶簠皆與壺東陳不唯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秦氏蕙田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東西二夾所陳六豆最北亦簋在豆南四鉶在簋南兩簠在鉶南所謂南陳也若如楊信齋儀禮圖則豆在簋鉶簠在西夾者東陳在東夾者西陳與經文不合今案楊圖蓋沿賈疏東陳一語而誤六壺之酒鄭無注敖氏則謂稻酒黍酒粱酒各二壺未知是否 二以竝東陳者謂六壺兩兩竝設自西而向東陳之也 注云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者鄭意以豆簋鉶簠皆在西墉下自北而南則豆之東尚有餘地故以東陳為在北墉下向東陳之也鄭知在北墉下者以其統於豆也敖氏謂壺不著其所蓋亦近于簠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相似則巳疑鄭說郝氏乃謂壺在南墉下不知夾固無南墉也西夾東夾之制巳詳前設飧節西夾六下○王氏士讓云西統于賓故飪先陳在西堂上之饌亦于西西夾之饌亦先敘

饌于東方亦如之東方東夾室**西**

【疏】正義曰盛氏云案之指西夾也如者如其六豆北上以下至皆二以竝南陳之儀也唯設于東墉下為異

北上亦韭菹其東醓醢也【疏】正義曰李氏云雖陳于東墉下其陳亦以西北為上悉與西夾同嫌統于東墉

以東北爲上故著之　注云亦韭菹其東醓醢也者上西夾設豆之次云韭菹其東醓醢明此亦然是以西北爲上也

壺東上西陳亦在北墉下統於豆

【疏】正義曰此亦以豆西有餘地故在北墉下自東向西陳之統於豆也○以上設於西夾八豆八簋四鉶兩簠六壺凡二十四器東夾亦然共四十八器唯壺東西陳爲異餘兩夾位次悉同褚氏云敖氏強以飪尊而腥卑又強以堂上之饌配飪兩夾之饌配腥太繫

醯醢百罋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

【疏】正義曰周禮醯人云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醢人云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彼注云致饔餼時是醯醢百罋也王氏士讓云醯醢二物乃飪腥與餼諸品所宜相調和者故敖氏次於飪腥之後以見其爲百物之所需也○今案雜詳旣夕禮罋三醯醢屑下　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謂在飪鼎腥鼎二者之中央也前設鼎云上當碑是鼎在碑南此云夾碑則似半在碑南半在碑北矣十以爲列蔡氏云謂左右直列吳氏疑義云醯五十罋作五行在碑之東醢五十罋作五行在碑之西十罋爲列是也云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者葢以東爲陽方西爲陰方也敖氏則云醯在東醯爲尊

也褚氏云穀陽肉陰而分東西注義甚精何取尊卑爲義乎今案褚說是也惠氏云醢醬也後儒誤以爲醓始于廣雅古有梅無醓離騷吳酸亦非醓也俟考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

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疏正義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此二牢者謂生牛羊豕各二也陳于門西廟門內之西爲其踐汚館庭使近外也北面西向堂自東而西牛羊豕牛羊豕六者相閒其爲一行敖氏云二牢爲一列變於腥亦以惟有牢故也東上門西之位然也亦變於饔○校勘記云張氏曰注豕束之案疏云豕束縛其足亦北首經云牛以西羊豕則豕在羊西言東非也東字誤作東爾從疏案嚴徐鍾本俱作東 云餼生也者詳前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是也用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矣云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者賈疏云豕束縛其足亦北首寢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東足者尙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

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列當醯醯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

疏 正義曰筥竹器詩維筐及筥毛傳圓曰筥是也此筥以盛米與下記四秉曰筥之筥殊下記又云十斗曰斛則半斛五斗也 注云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者賈疏云上享時直言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共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上文公立于中庭宰受幣于中庭皆南北之中也褚氏云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言陪閒者東西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喪禮置重之中庭則皆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與此中庭同也敖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于庭少南非矣云東西爲列列當醯醯南亦相變也者李氏云醯醯言醯在東則南北爲列米言北上則東西爲列米繼醯醯設之知在醯醯南也今案經云十以爲列北上則是十筥爲列自東至西橫陳之黍兩行在北次粱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與上醯醯百甕自北而南直陳之者異故云相變也李氏又云米以黍稷爲正稻粱爲加故南北兩端陳黍稷而稻粱于其閒設之郝氏云稷獨四行稷百穀長用廣也云此言中庭則設

碑近如堂深也者李氏云醯醢夾碑米設于庭南北之中而在醯醢南則碑近北矣設洗南北以堂深而鄭言設碑如堂深則碑東當洗也○敖氏云此米從饋者也禮經釋例云敖以此節在饋二牢之下故望文生義以爲從饋非也以米言之簋簠之米從餼牢筥米從腥牢車米從生牢經例甚明考之下經歸上介饔餼腥各一牢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下即云筥及甕如上賓則米筥在醯醢百甕之上則從饔可知米百筥節似非其次宜在醯醢百甕節之上絶爛誤在餼二牢節之下也今案簠簋之米係已炊爲飯者故從餼牢筥米係舂熟可即炊者故從腥牢車米係留以備用者故從生牢釋例說似亦可從俟考○此以上皆陳于門內者聘義曰饔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是也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三十唐石經作卅下同注五籔五字徐陳閩葛俱作伍○設于門東廟門外之東也下門西放此爲三列東陳謂每十車爲一列首一列在西餘二列以次向東陳之也此及下所陳之車皆人輓之非駕牛馬者○注云大夫之禮米禾

皆視死牢者上飪一牢腥二牢合三牢皆死牢也故米三十車禾亦三十車是皆視死牢也米禾視死牢下經文云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者秉籔皆量器之數名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注云秉十六斛是一秉爲十六斛又五籔爲八斛通爲二十四斛也每斛十斗故下記又云二百四十斗也此秉亦與四秉曰筥之秉殊詳下記云籔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者胡氏承珙云鄭云不數之數自是漢人常語用以比方籔音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籔音數錢之數是也賈疏以不數亦爲數名恐非今文籔爲逾者逾當作匬說文匬下云匬瓯匬器也从匚俞聲玉篇匬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卽論語與之庾之庾集解引包注十六斗爲庾與賈逵左傳注唐尚書國語注皆合今案據此則逾卽庾也籔庾皆十六斗異名而鄭從古文作籔者周禮陶人庾實二觳鄭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然則二觳二斗四升又非十六斗之庾周禮疏謂庾本有二法鄭恐與實二觳之庾混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

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

秅數名也三秅千二百秉

〔疏〕正義曰禾亦爲三列不言者可知也注云三秅千二百秉者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

秅四百秉爲一秅則三秅千二百秉也

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輈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疏〕正義曰薪芻義詳前設飧節下敖氏云倍禾謂車數也獨言倍禾者以其相類而相等故也盛氏云薪芻之屬以束計不以秉計詩云生芻一束是也每車束數未聞今案禾三十車倍之則薪芻各六十車也○注古之用財毛本財誤作材　云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者此言所以倍之之義也云薪從米芻從禾者謂其設之亦于門東門西也賈疏云鄭言此者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輈者以其向內爲正故也秦氏蕙田云米禾皆以十車爲一列米先西後東故云東陳禾先東後西故云西陳其輈則皆北鄉敖氏以東陳爲西轅者非今案秦說是也云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者是統上文言之厚重禮謂厚此聘禮也下引聘義即以明所以厚之之意聘義原文作古之用財者此引無者字○此以上皆陳于門外者聘義曰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是也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

大夫不荅拜 大夫使者卿也

疏 正義曰賓不韋弁嫌其加於致君命時之服也外門即大門迎于外門外敵禮也不荅拜亦爲人使之禮然也 注云大夫使者卿也者以經所云大夫即上君所使歸饔餼之卿故云使者卿也卿稱大夫者卿爲上大夫故也散文亦稱大夫也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

疏 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揖入亦有每曲揖之節經不言者文省今案敖氏以爲廟有外門者臆說也 注云賓與使者揖而入者經上云揖入入大門也下云賓揖入謂人廟門也人大門賓與使者並入入廟門則賓揖先入故注又云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也知使者止執幣者以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故也云謙也者前聘時公揖入立于中庭此俟于門內是謙也敖氏云俟之于入門右之位是也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者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是也云諸侯行舍於諸公廟者賈疏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卿廟也今案鄭知舍於諸公廟者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太尊也

以此差之故知諸侯行不舍於諸侯廟而舍於其孤廟也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者即記所云卿館于大夫也此鄭因及廟門而申言之以明賓館在廟也

大夫奉束帛執其所以將命疏正義曰束帛所以將命者也

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疏正義曰使者即大夫主人謂聘賓賓在館則為主人也此使者奉君命來故不後主人與之並行也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疏正義曰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者儀禮經內大率多言三讓然必主客俱讓至三而後謂之三也此經但言讓不言三者褚氏云主人第三讓客遂不辭而先升主讓三而客讓二故云不成三也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者胡氏承珙云凡升階之禮主人先讓於客而客辭之至主人三讓客亦三辭其數適均于是主人先升客從之此由主人與客敵或主人尊皆主人道客先升故主客適以三讓而升也今案此注是廣言三讓之法辭亦

讓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者謂主人一讓而客一辭再讓而客再辭至主人三讓則客不辭而即升是無三讓矣此注即據此經大夫先升言之以明經不云三之義也使者即謂大夫也云令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者案注今疑令之訛言設令使者三讓也張氏爾岐云假使客三辭而猶先升則是主人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法也又云公雖尊當其爲主人亦必三讓乃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今案注云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者此據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是公先升而經亦言三讓明其爲主人之道如是與此異也胡氏又云此經大夫歸聘賓饗餼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尊其君命故讓大夫先升若覲禮郊勞至于階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此後聘賓問卿至于階讓賓升一等鄭亦不從古文作三讓亦以賓先升不能成三讓也今案此說極明云古文曰三讓者此賓鄭從今文無三字而竝出古文於注也褚氏云鄭言今使者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其必不然足駁古文三讓之文見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今案此節賈疏本久明敖氏又爲空從古文之說于是駁注者紛紛而經義晦矣今據張褚胡諸說中之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於階上也【疏】正義曰注云階上阼階上也賓館于此有主義

焉故升降由阼階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也賓妹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大夫東面致命在西階上也賓降階西再拜東階之西也妹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拜也今案經云拜餼亦如之是饔與餼分兩次拜矣張氏謂成拜訖又降拜盛氏以拜餼亦如之在大夫辭之上則拜雖兩次升降只一番也蔡氏疑拜餼亦如之在升成拜之後盍與張說同

大夫辭升成拜尊賓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辭亦稱君命辭之吳氏疑義云辭而升升而成拜君臣之禮皆然注以為尊賓恐非

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央殿本作夫張曰杭本以夫為失監本作央西下嚴鍾俱有也字　云趨主君命也者斯時大夫在西賓不受于堂中而至堂中之西受之是急趨君命也云堂中西中央之西也者李氏以為中堂與西楹之閒是也敖氏謂四分楹閒一在西則非矣

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儐之疏正義曰云出者出廟門也○校勘記云注儐徐本集釋俱作擯今案

戴校集釋云作擯訛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賓先升敵也皆北面

疏

正義曰揖讓如初謂如前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蓋亦不成三也胡氏承珙云聘賓儐大夫則正用尋常賓主敵體之儀可行三讓矣乃云揖讓如初者蓋儐禮略也其後賓問卿至于階讓賓面卿云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則主人先升而亦云揖讓如初者亦以禮略故歟　注云賓先升敵也者前歸饔餼大夫奉君命尊故先升此賓亦先升者以儐禮賓主體敵亦得先升也云皆北面者以下始云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明此時皆北面也

庭實設乘馬

乘四馬也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止不降使之餘尊

疏

正義曰設庭實受束錦將以儐大夫也高氏愈云卿郊勞以束錦儐之此于致饔餼復然蓋欲聯二國之好而致其慇懃如此　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者大夫卽使者禮經釋例云注蓋謂使者奉主君之命來有主君之餘尊故不降賈疏未能發明斯義褚氏云敖謂降堂受錦辟君禮是也至解不降之義細思終以注餘尊之說爲優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

不言致命非君命也

疏

正義曰幣即束錦也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

疏正義曰注云稽首尊君客也者義詳郊勞節勞者拜稽首受下蔡氏云以賓稽首受其君命故因其禮而荅之也說亦通云致對有辭也者謂賓致幣當有辭大夫對亦當有辭但文不具耳

受幣于楹閒南面退東面俟賓北面授尊君之使

疏正義曰俟者俟賓拜送也　注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者以經云受幣南面故知授者北面也賓北面而大夫南面以其爲君使尊之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

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同等荅再拜而不稽首大夫旣稽首拜受則賓亦荅稽首拜送也　注云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者前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從者訝受馬故知此儐禮大夫執左馬以出亦從者訝受之也又覲禮郊勞儐使者使者以左驂出事與此同

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食皆再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

疏正義曰前迎于外門外故此送亦于外門外也

李氏云案鄉射禮明日賓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知此拜饔餼亦于大門外也拜于大門外而云拜于朝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今案經云拜饔與餼則二者亦殊拜也

注云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訝聽之者此掌訝職文據原本作凡賓客之治令訝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引之者欲見賓之拜謝亦以告訝而訝為之導也○以上

卿歸饔餼於賓

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

[疏]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餼一也敖氏云三牢亦降以兩也○注注也字集釋無　云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者前賓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故知此鼎七亦無鮮魚鮮腊也賓飪鼎九此七為異耳羞鼎同云賓介皆異館者前及館云展幣于賈人之館則賓介以下皆異館可知矣據下記賓卿也館于大夫上介大夫也館于士士介館于工商也歸饔餼先賓後介非必同時以上介在賓館為之請事入告必賓禮畢而後能即已館受禮也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夾之數**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

[疏]正義曰注客集釋作

容盧云疏兩客字同亦當作容許宗彥云客不誤明以此介爲賓客耳今案許說是也　云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者此謂凡餼之數同於賓者皆以尊介也云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經云筥及饔如上賓筥卽米百筥饔卽醯醢古饔與賓同明以賓客之禮待介也鄭氏云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蔡氏云米醯醬不殺常用等也說可附存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凡餼以下 疏 正義曰死牢謂餼與腥也牢十車則米禾各二十車也薪芻倍禾則各四十車米也韋氏云賓禮門外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與此經所言米車禾視死牢牢十車互文見義　注云凡凡餼以下者謂自餼一牢至此其所實之物與其陳設之序皆如上歸饔餼於賓也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儐之兩馬束錦** 疏 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儐卿馬乘此以兩是其降差○以上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

牢在其南西上〔疏〕正義曰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者牛羊豕具曰大牢謂每人餼以大牢及米百筥故云皆也設于門外設于所館之門外也士介亦異館或曰據周禮掌客凡介皆有饔餼此獨有餼者餼具大牢禮盛故特著之饔從略耳然下記言士無饔則士介無饔矣闕疑可也　注云牢米不入門略之也者上文賓饔陳于門西米設于中庭皆在門內上介亦如之此言設于門外是不入門故云略也云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者李氏云設于門外不言東西明當門牢亦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西上為異耳今案褚氏云此注西上恐是東上之訛以宰夫牽牛致命當近東故也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執紖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士介西面拜迎〔疏〕正義曰注士校勘記云嚴徐通解俱作上今案作上誤也　云執紖牽之者紖所以繫制牛者少儀曰牛則執紖宰夫牽牛則有司牽羊豕也云東面致命者謂宰夫于館門外東面以君命致之也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此宰夫士也故朝服下士介亦以朝服受爵同也賓及上介皆以束帛致之此無束帛是略也亦者亦上牢米不入門也云士介西面拜迎者以其為主人故知出門西面拜迎也上經云門外米禾視死

牢此無餼牢故無米禾無米禾則無薪芻矣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

疏 正義曰上注云士介西面拜迎此由西面轉而北面拜受也云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者謂受時于牢東拜拜訖由牢後適宰夫之右受牛斯時宰夫益亦北面也云由前東面授從者謂出牢前東面以授從者也

無儐

既受拜送之矣明日眾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

疏 正義曰儐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閩葛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擯李氏云擯當作儐下經記無擯及注不擯賓同秦氏蕙田云案儐石經及宋元本皆作擯故楊復李如圭皆云當作儐監本已改正今案毛本作儐與監本同從之○賓上介受饔餼皆有儐此士介無儐義詳下記無饔者無儐下注云既受拜送之矣者謂士介既拜受宰夫亦拜送之經不言者略也云明日眾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者案賓受君賜必拜於朝眾介自無不拜之理故注補之眾介兼上介在內此節注皆以補經所未及也○以上宰夫餼士介

右歸饔餼於賓介

賓朝服問卿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疏〕正義曰自此至如主人受幣禮不拜皆言賓問主國卿大夫之事分四節賓初以君幣問卿次以私幣面卿一也次上介特面次衆介皆面二也次上介以君幣問下大夫嘗使至者次上介以私幣面下大夫三也次又設言大夫不見之禮四也此賓于聘之明日拜饗餼于朝返即備舉此禮○高氏愈云聘本爲君也而因以及其夫人而拜以問其卿大夫則凡內外尊卑之間無不致其殷勤敬禮之意而所以睦於鄰者大矣　注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上聘賓與主君行聘享私覿等禮皆皮弁此不皮弁而朝服是不敢與正禮同服故云別於主君也云卿每國三人者詳前君與卿圖事下鄭言此者見問偏及三卿其下大夫則惟使至已國者問之也

卿受于祖廟重賓禮也祖王父也〔疏〕正義曰賓問卿卿不辭而即受之者賈疏云初君送客之時賓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史辭今案下記云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是也　注云重賓禮也者謂不受于禰廟而受于祖廟是重之也云祖王父也者賈疏云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別子者拜立會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會祖廟而受于祖廟以其諸侯受於大祖廟大

夫下君故受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旣接疏正義曰校勘記
於王父廟於君所忌見之云夫唐石經作
大誤○前主君接賓有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此則但使下大夫爲擯而已葢禮儐於君也李氏云不必
備士擯是也敖氏云下大夫擯公使爲之也盛氏云此與
卿聘士而用大夫爲上介之意同注云無士擯者旣接於
君所忌見之者謂行聘享時卿已與賓相接故忌見之奚
氏疑義云注說曲而未當夫使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忌
見之故并禮廢之
今案之奚說似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
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
入者省內事也疏正義曰擯者下大夫也大夫卽卿也下
旣而俟於宁也同朝服如賓服也大夫亦有每門每曲
揖者盛氏云大夫三廟玆受於禰廟一禰廟在大祖廟之東
南則自入都宮之門之後又多東行一曲也王氏士讓云東
案大夫二門入大門東曲又北曲而至都宮門然後及廟
門賈疏仍主廟制一門列之說誤今案公迎聘賓在大門內
大夫迎賓在大門外故有大門外之揖經云揖大夫先入
是也入大門後又有每門之揖者謂至大門內北行有揖

及至都宮門又揖也苒曲之說王氏得之盛說亦可存參注云入者省內事也旣而俟於宁也者賈疏云省內事請人爲席是也宁門屋宁也不俟於庭者下君也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謂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佇立處今案大夫無屏則宁當卽謂正門內兩塾閒也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孫炎云著與宁音義同然則卿大夫士亦得通稱宁矣益公揖入立於中庭不復出此則揖入省內事後復出而俟於兩塾之閒故賈以爲下君也

擯者請命 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几徐本作凡誤 云亦從入而出請者謂擯者從卿入而後出請命也賈疏云亦者亦君受聘時云不几筵辟君也者詳前几筵旣設下敖氏謂君使尊不敢設神位以臨之義可存參

庭實設四皮 麋鹿皮也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 皆猶竝也古文曰三讓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讓徐本三作二誤通解集釋俱作三○詳前歸饔餼節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 賓先升使者尊 疏 正義曰注云賓先升使者尊者使者卽賓言使則見其奉君命來也李氏云尊聘君之命是也

賓東面

致命致其君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疏正義曰上賓致命為致其君命故此降拜稽首如見聘君然

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儐不儐賓辟君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儐唐石經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擯注同今亦從毛本作儐義詳於前○李氏云案卿受問之儀與賓受饔餼禮同惟在君側不儐賓為異耳○以上賓問卿下乃言面卿之事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疏正義曰賓私覿用束錦乘馬此云面如覿幣則亦用束錦乘馬也注云面亦見也者前賓奉束錦以請覿注覿見也故此云亦敖氏云聘使私見於主君曰覿於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云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者以覿儀繁面則儀簡耳徵文覿亦稱面詳前賓覿下

賓奉幣庭實從庭實四馬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庭實不先設辟君

入門右大夫辭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疏正義曰辭者辭其入門右也鄭知階下辭者賈疏云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敖氏云於中庭南面辭之褚氏云云

階下太遠故是也賈又云知迎者下文揖讓如初明迎之可知

賓遂左

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於客然後客復就西階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固辭徐陳通解同俱作與　云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者敖氏云賓與大夫齊敵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於奉命之禮也今案引曲禮者證降等之法此賓先入門右因大夫辭而遂左與降等之客先就主人之階因主人辭而復就西階略同故云若復降等然也

庭實設揖讓如初

大夫至庭中旋竝行

疏正義曰揖讓如初者謂如問卿時三揖皆行至于階讓亦不成三也義詳前　注云大夫至庭中旋竝行者褚氏云注意必俟賓入始從階至中庭與之竝行亦嫌自尊故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皆行理較勝

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大夫先升道賓

疏正義曰前賓奉君命問卿故賓先升此則大夫先升者行體敵之禮先升爲道賓也

大夫西面賓稱面

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疏正義曰賓稱面致面見之辭也敖氏云稱面不言東鄉可知也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

西面立受幣楹閒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正義曰大夫對荅其稱面之辭也還西面立俟賓拜送也敖氏云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也不言受馬之儀如覿可知　注云受幣楹閒敵也者前受幣堂中西注以爲趨君命此受于楹閒是行敵禮也楹閒堂東西之中也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賓問卿面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疏正義曰幣如覿亦束錦儷皮也介奉幣介卽上介也下同　注云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者前覿主君時上介及士介同奉幣請覿此上介特面入卿士介不從而入是異於見主君也云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者高氏愈云君尊故上介與衆介同時而覿若臣之覿君也今案云始覿者謂前覿君時擯者辭後上介乃奉幣先觀其初則上介衆介同入門右奠幣再拜不自分別也云上賓則衆介

皆從之者前賓問卿面卿時介皆從入因經無文故注補之李氏云上賓面卿亦從介如覿介統於賓也盛氏云特面之義有二一是不與衆介同執幣而入異於見主君也一是不以衆介自隨下於賓也○案上介面卿貶于賓者有三焦氏以恕云賓問卿與私面衆介皆從今上介特面士介不從其貶損者一也賓私面入門右大夫卽辭賓亦不果奠幣今上介入門右旣奠幣再拜大夫乃辭其貶損者二也賓當楫再拜送幣今上介降拜大夫降辭而後介升再拜送幣其貶損者三也

皮二人贊　亦儷皮也

疏　正義曰贊義詳前私覿節

入門右奠幣再拜　降等也

疏　正義曰賈疏云言降等者主人是卿上介是大夫故入門右不敢自同賓客敖氏云介奠幣贊者亦奠皮出

大夫辭　於辭上介則出

擯者反幣　出還於上介也

疏　正義曰不言反皮者皮從幣出可知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

疏　正義曰經云入者入門左也　注云大夫亦先升一等者前賓面卿時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故知此亦大夫先升也因經未言升故補之云今文曰入設者胡氏承珙云案上文賓面卿云庭實設揖讓如初不云入設鄭以

彼決此故從古文

介升大夫再拜受亦於楹閒南面而受疏正義曰注亦於楹閒毛本於誤作如云亦於楹閒南面而受者前賓私面時大夫受幣於楹閒南面此受幣亦然故云亦也敖氏云介於卿雖降一等然同爲大夫故受於堂上亦得在楹閒也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自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疏正義曰此注補經所未備也但大夫降辭後仍升敖氏云降拜者貶於卿大夫旣辭則揖而先升西面介升拜於西階上北面也補言大夫之升亦略○以上上介特面下乃言衆介面卿也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爲士介辭疏正義曰如覿幣各玉錦束也于士介亦親辭辟君也蔡氏云餘大約與其覿君同注云賓亦爲士介辭者前士介覿君時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辭者注以爲士介賤不敢辭賓爲之辭故知此亦然也

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

入坐取羣幣以從之疏正義曰老受擯者幣于中庭亦受以東也○盛氏云賓奉其君之命問主國卿因而私面故其禮特恭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則其因是而加恭也固宜然其見於覿主君者經文歷歷可考惟士介與卿尊卑懸隔故其私面之儀幾與覿君相似而奠幣再拜不稽首卿不使擯者辭而自辭又其初不與上介俱入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郝氏乃謂卿所以待之者無以異於主君何其弗思甚邪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不顧言去疏正義曰盛氏云賓亦告事畢乃出擯者入告大夫乃送也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己也方氏苞云擯者下大夫也以同僚而共己之私事故拜其辱介案下使者歸介送至使者之門乃退使者拜其辱與此義同　注云拜送也者敖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右介面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己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疏正義曰注云嘗

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者謂下大夫嘗以使事至聘賓之國則問及之賈疏云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三卿皆以幣及之其五大夫或作介或特行至彼國者乃以幣及之略於三卿故也今案儀禮釋官云諸侯下大夫五人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尚多不止五人說詳孔仲達曾子問疏云君子不忘舊者以嘗使至其國卽有故舊之誼故問必及之示不忘舊也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 疏 正義曰高氏愈云下大夫賓不親問而使上介問之取其爵之相稱也止三介者降于賓也注云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下大夫出使之禮也吳氏章句云此三介卽賓之士介也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覿致公幣而又私面也今案如賓面于卿之禮者如其禮耳庭實則用儷皮士介不面略也

右問下大夫

大夫若不見 有故也 疏 正義曰此大夫兼卿大夫言下使大夫同注云有故也者謂因有故而

不見也有故如疾病居喪及出使在外之類皆是也**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疏正義曰賓以聘君之命來問大夫不可虛其君命故君使人代爲之受也盛氏云經惟云受幣則不私面可知

代注云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者之必以同班稱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者謂不敢以主人自居也褚氏云所謂拜即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不拜敖氏謂拜揖讓之節亦無未然今案經云如主人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爲異耳褚說是也

右大夫代受幣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

疏正義曰自此至賓拜禮于朝言主君夫人歸禮于賓與上介○聘享兼及大夫故於歸饔餼之明日夫人亦歸禮焉韋弁與卿歸饔餼同服吳氏章句云此即周禮酒正所謂致飲於賓客之禮也 注云夕問卿

之夕夕也者下記云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也敖氏以夕爲不敢與君同時郝氏以夫人禮從陰盛氏則謂此一日之內禮節繁多賓卽館容有至暮者于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盛說較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爲下于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使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竝東陳

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

疏 正義曰戶東室戶東則與君饌異方氏苞云聘使卿也而六豆六籩六壺與堂客夫人致禮子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注設于戶東上禮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玄從集釋 云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者君歸饔餼堂上八豆此六是殺于君禮也云設于戶東又辟饌位也者君歸饔餼設于戶西此于戶東是又

辟君饌位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姜氏兆錫云經不言籩豆所設注未識何據豈有六籩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凡經云薦脯醢者約詞耳豈以是而誤邪焦氏以怨云若歸饗餘經云韭菹其南醓醢屈背文不全故鄭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于北其南醢者謂醓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明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迫謂一脯一醢可知今案鄭此注未詳當以敖說為正敖氏云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案醢人朝事八豆已詳前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六者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也至周禮籩人朝事之籩為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八者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當是麷至膴六籩而無鮑魚與鱐較為的實又凡設饌皆以豆為本則謂豆在西籩在東其設亦確據經文二以並則是六豆分為三列六籩亦分為二列以次向東迤陳之經無屈文固不必以屈言耳云六籩六豆者鄭恐人疑籩豆六為籩豆各三故著之也褚氏協夢云君歸饗餘堂上惟有入豆而無籩此六豆六籩者君有簠簋鉶而又有西夾東夾之供夫人無此數者故堂上設六豆減於君也加以六籩亦厚待賓之意也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

南陳酸黍清皆兩壺酸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疏）正義曰敖氏云設于東序北上亦統於豆注云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者敖氏云蓋據內則三醴之次言之也云皆有清白內則曰酒清白鄭注目諸酒也是酒有清白云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者賈疏云酸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酸即是稻清即是粱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酸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今案經云酸黍清皆兩壺謂稻酒黍酒粱酒皆有清白兩壺是六壺也注釋經極簡明李氏云上介四壺知此六壺秦氏蕙田云六壺盛三酒爲三行稻最北黍次之粱在南又次之每行白酒在西清酒在東竝陳惠氏棟云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蓋據此注而言

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疏）正義曰敖氏云飧不致此殺於飧乃致者蓋主君以設飧爲差輕而夫人以歸禮爲特重所以

異也　注云此禮無牢下朝君也者周禮掌客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矦伯以下亦皆有牢彼君來朝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是下於來朝之君也

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

疏 正義曰云如者亦大略言之不盡同也○以上歸禮于賓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

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於君也

疏 正義曰注云四壺無稻酒

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

也者上歸禮于賓稻黍粱皆有清白兩壺此去稻酒之兩壺故四壺也敖氏以四壺為去粱酒經無明文義亦可通敖氏又云四豆者去菁菹鹿臡四籩者去形鹽膴皆從下去之也此于上介當亦使下大夫歸之禮窮則同也云不致牢下於君也者謂君歸饔餼有牢夫人歸禮于賓與上介無牢是下君也不及上介禮又殺也○以上歸禮于上介

明日賓拜禮于朝

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今文禮為醴

疏 正義曰注云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者謂賓之拜禮不言於儐之乘馬束錦之下而言于此明上介亦從拜可知云今文禮為醴者詳冠禮禮于阼下

右夫人歸禮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竝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餼於堂庭辟君也【疏】正義曰自此至牽羊以致之言主國大夫餼賓介之事○高氏愈云聘君於大夫有陳皮束帛之問故大夫於賓亦有大牢八筐之餼今案賓初以君幣問而又以私幣面介及衆介皆面故大夫之致禮於賓介者亦隆也　注云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竝南陳無稻者前君餼士介牢米皆設於門外此無入門之文故知亦陳於門外也君歸賓饔餼米百筥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據下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則無稻矣故知此八筐為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也二以竝南陳則黍二筐在北粱二筐次之稷四筐分為二列每列二筐以次向南陳之亦北上矣筐竹器詩毛傳云方曰筐據下記筐容五斛敖氏云君餼賓米百筥筥半斛此米入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於君米二筐也所以下之今案君餼賓米用四種大夫用三種君用筥筥器小而多大夫用筐器大而寡亦所以為差降也云牲陳於後東上者前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注云米

設當門又云牢在其南西上此陳於後益亦在米南也彼注西上褚氏以爲東上之訛義詳彼云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者前君歸賓饔餼二牢米百筥皆設于門內堂下之庭此陳于門外是辟君也○賈疏云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勝大牢侯伯子男勝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爲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爲差降不得以彼難此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室老大夫之貴臣【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出門左西面拜迎聽命老東面致命賓還北面拜乃適老右受此使老致之者大夫之臣老爲尊也賓于老乃拜迎之亦重其爲使也大夫不親餼者以其禮輕不欲煩賓也蔡氏云再拜稽首受者以大夫向者稽首受其君命而因其禮也　注云老室老大夫之貴臣者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是室老與士皆大夫之貴臣餘詳上特喪服諸篇

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粱也士亦大夫之貴臣【疏】正義曰上介亦如之者敖氏云牢米亦如賓益以其具不可得而殺故也

今案少牢有羊豕而無牛故牽羊以致　注云米六筐者
又無粱也者上入筐無稻此六筐又無粱皆去其加者也
敖氏云米六筐黍粱稷各二筐也經無正文說可並存
焉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者詳上敖氏云於賓上介使老於
衆介使士所使者雖賤
亦不可以無所別也

右大夫餼賓介

公于賓壹食再饗

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

疏 正義曰自此至致食以侑幣言主國君臣於賓介食饗燕賜之數及不親食饗之禮

○壹食再饗賈疏以爲五等諸侯使卿大聘之禮似矣據掌客天子待子男一食一饗而諸侯於聘卿再饗已多於君賈疏雖以君臣各自爲禮解之但以此爲侯伯之卿之禮則上公之卿當又有加不更多乎聘禮一篇主侯伯之之卿言而亦有通五等言之者此類是也凡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儀禮有燕禮及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近諸氏錦作饗禮補亡一篇未明備也攷春秋內外傳諸侯之臣出聘主國饗之燕之者甚多食禮亦閒行焉此則古

禮之尙存者爾　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者食禮主於飯有牲無酒饗則牲酒皆有故云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禮陳鼎七用大牢則饗亦用大牢可知左傳享有體薦是其證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者鄭見此文先言食後言饗而公食禮曰如饗則饗在前可知故云互相先後也敖氏云案注云互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閒也今案周禮大行人掌客皆先言饗後言食敖說或得鄭意歟云古文壹皆爲一詳士冠禮今文饗皆爲鄉者胡氏承珙云說文享作亯云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凡亯之屬皆从亯又饗云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二字古多通用故周禮鄉記饗燕字多作饗左傳則多作享此注云今文饗皆爲鄉而公食禮注又云古文饗或作鄉者則皆因饗而俗鄭所不從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文俶作淑

疏　正義曰饗食有定數燕無定數燕禮略輕於饗食也賈疏云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爲禮不得相決　注云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者案下記以禽羞俶獻連言故知此羞謂禽羞也但禽羞

與宰夫所歸之乘禽異彼是未烹熟者此是已成熟煎和之物而注同以鵝鶩之屬解之似少分別吳氏疑義云禽羞當爲內則鶉鷃之屬或然云假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始羞獻四時新物者下記注云假獻四時珍美新物也假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曰燕與時賜無數謂此云由恩意也者謂由恩意有厚薄故無常數也葉氏夢得云饗以訓恭儉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云古文假作淑者假是正字淑是假借字說文淑水清湛也古文假淑爲假鄭所不從

賓介皆明日拜于朝

疏 正義曰明日饗食燕之明日也王氏紃解云賓于發去之日乃三拜乘禽于朝則此之拜賜爲拜饗食燕也上文羞假獻經連類及之耳敖氏云上惟見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盛氏云饗食賓之時介皆與焉而燕又以介爲賓則其從拜可知上歸饔餼章亦言拜賜於介禮之上是其例矣今案敖以爲失次非也

上介壹食壹饗

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疏 正義曰此特食饗上介也壹饗殺於賓也不言燕者盛氏云燕賓之時賓爲苟敬上介爲賓是亦足以伸其敬矣故不特燕之今案不及士介微也 注云復特饗之客之也者謂饗食賓之時介已從

與饗獻矣此復特饗之是客禮待之也賈疏云下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故知介從饗也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

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儐以已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

【疏】正義曰大夫兼上下大夫言侑幣侑食之幣詳下公親食有侑幣不親食故使人以侑幣致之於賓館也如致饗謂如致饗餼之禮但無儐爲異耳

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者賈疏云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敖氏云若不親食之文雖主於君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其禮亦存勞張氏爾岐云他故謂如喪及使者聘而誤或大客繼至之屬案聘遭喪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謂有如喪而致饗與食則賓不受之餘皆可受也云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者所謂各以其爵也云非必命數也者張氏云周禮典命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不同此所使致禮但取爵同耳不計命數也云無儐以已本宜往者張氏云食禮賓當往告所受禮無儐使者之法今雖使人致禮以賓本宜赴爾故仍無儐也云古文侑皆作宥者惠氏士奇云古

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今案莊十八年左傳云王享醴命之宥杜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是宥與侑通侑正字宥古文假侑字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

【疏】正義曰上言不親食之禮此言不親饗之禮也其致之以酬幣而其儀節一與致食同 注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者既言所用未聞而又言此蓋以酬幣雖無正文但主君禮賓及歸饔餼俱用束帛乘馬則其幣亦不得過是耳云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者彼注云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與此注略同鄭引之者見酬幣用玉乃天子諸侯之禮非饗聘使所得用爾三禮札記云禮記孔疏引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因言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琥子男用璜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于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于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

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入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禮器日琥璜爵又王饗虢公晉侯皆賜玉五瑴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日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禮經釋例云几食賓以幣日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拜拜稽首受幣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然後賓復入門左升堂卒食此侑幣也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此酬幣也儷皮卽庭實醴賓而有束帛庭實者較飲酒之禮爲盛也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此饗禮但云束錦不云庭實者蓋昏禮之饗殺於天子諸侯故也又云云饗禮篇亡禮經可考者唯士昏及聘禮數語而已左傳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饗謂饗禮醴謂醴賓馬者蓋謂饗及禮賓之庭實故聘禮醴

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也杜注以爲行饗禮先置醴酒恐誤今案陳氏禮書謂燕亦有酬幣詳燕禮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疏 正義曰高氏愈云大夫於賓復行饗食之禮君之所厚者臣亦不敢薄也吳氏章句云上介若食若饗二者用其一又殺也今案致食以侑幣亦謂不親食者也 注云作使也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者經但云作大夫未言各以其爵故注補之敖氏云酬幣侑幣皆用束錦亦有庭實此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今案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又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汎祭是大夫相饗食之禮春秋時猶有存也賈疏云昭二年左傳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譏文明鄰國大夫亦有相燕之法

右主國君臣饗食賓介之禮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

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送不拜言主君使卿詣賓館還玉及賄與禮之事○使卿者亦欲與賓齊相敵也　注云玉圭也者此玉卽圭璋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者案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遵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鄭此注大略本此而又以德為已所自有不可取之於人故還之以示相切厲之意此從比德於玉上生出一義也敖氏云還玉卽還摯之義亦迎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者案受之謂受此玉初時行聘享以皮弁服受故今仍以皮弁服還也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

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帥道也古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為率

【疏】正義曰賓襲為將受玉敬也大夫卽卿也亦襲敖氏云帥以入則是不擯之也　注云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者賓在館如主人上歸饔餼時賓拜迎是純為主也此不拜故云示將去不純為主敖氏云禮不主于己故不拜江氏筠云此不純為主非以將去之故以其圭為君物非己所得而主也璋亦然故還璋如初入其賄與禮亦皆是

代君受者故皆如還玉禮記言君不見使大夫受之儀自聽命以迄降階悉與此同足以明之矣蓋此之送迎不拜者猶之來使不答拜之義敖氏謂禮不主于己者得之云帥道也及古文帥爲率詳前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者案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有二門外門卽大門也上歸饔餼云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此今文門上無外字故鄭不從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疏】正義曰注賓在下嫌楹外也校勘記云在陳本誤作佐 云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者謂由楹西轉而之楹北乃東行至堂中南面致命也云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者上歸饔餼時大夫東面致命此不東面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竝受也必竝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爲大夫降逡遁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而立賓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

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賓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會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賓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於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子謂古者諸侯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卽介舍聘賓于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之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若公館當稱館人豈得稱主人乎稱氏云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士亦有可知賈以此爲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而爲之辭卽云客館亦因其本室有者而制之也案此二條駁賈正客館之說甚精蓋東房西室乃燕寢之制其正寢與廟則自上及下皆有左右房也說詳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注鄉戴校集釋改鄭　云聽命於下敬也者上歸饗餼時賓從升堂北面聽命是聽命於堂上也此云自碑內則在堂下矣故云敬也碑內碑北也褚氏云不云附閒而云碑內近碑可知注云敬也勝敖氏君命不主于已之說遠甚云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者謂賓在大夫

之左大夫拄賓之右南面竝受也敖氏云升自西階非受
玉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二人俱代
君行禮故皆不北面是也云必竝受者若鄉君前耳者賈
疏云謂于本國君前受圭璟時北面竝受今還南面竝受
面位不同竝受不異故云若鄉者拄君前受耳云還為大
夫降遂遁者遂遁是解還意前行聘時賓三還負序注云
三還三遂遁也是也但賓之遂遁以受圭慎重之故負右
房則拄堂之西北而南面矣立者俟大夫降乃降也注以
為為大夫降而遂遁恐非云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者胡氏承珙云案自即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几授受之
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同面者謂之竝授受曲禮鄉與客
竝然後受鄭云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竝受士昏禮納
釆授鴈于楹閒南面注云竝受也今文無
南面卽竝受之義不明故鄭俱從古文

大夫降中庭賓

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 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阼階下西面立

疏 正義曰注云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者大夫降則出矣非止於中庭也乃言降中庭者蓋為賓降節耳敖氏云大夫降而至於中庭賓乃發于負右房之位而降是以之

爲節也褚氏云必言自碑內者見由西階降也盛氏云出章兩言自碑內一言中庭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此賓與大夫皆代君行禮不敢以賓主自居故異於常法歟云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者儀禮凡受藏者皆在東賓自碑內至阼階東授上介上介又轉授之賈人斯時賈人益在阼階東故云欲親見其藏之也云賓還阼階下西面立者賈疏云以其賓在館如主人在階下西面立是其常處敖氏則云旣授上介則復立於中庭今案敖說亦可存參立者待還璋也○敖氏云司儀職曰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親還之也則其禮皆與此異矣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如初入者自帥入以至授介皆如之也還璋爲夫人還之

注云賓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者凡主人之義出入由闑東升堂由阼階鄭以此賓將去不純爲主唯升堂由西階而出入仍由東是以升自西階爲將去之故也敖氏解上文升自西階云非受玉之正主也則以爲辟正主之故江氏筠謂敖說得之又謂升不由阼猶之宰夫待君爲獻主而升降自西階之義其比例亦精云凡介之位未有改

也者謂介猶在東方不改故上文云擯上介于阼階東也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

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爲之今之縳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裼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大夫于賓裼亦裼亦上介出請入告乃迎之盛氏云于是言裼則還璋之時尙襲矣所謂圭璋特而襲也○注今之縳也校勘記云縳釋文作縳云劉音須一本作縳息絹反案說文白鮮色也居椽反聲類以爲今正絹字戴震曰周禮內司服注素沙者今之白縳也釋文劉音絹聲類以爲今作絹字此獨作縳縳乃繻之俗體繻因有須音然與周禮音義刺謬以聲類證之音絹是也須乃絹之訛以周禮證之作縳是也釋文訛而爲縳案注宜作縳不宜作繻此說是也劉于此注亦作縳而音絹耳釋文誤讀劉音遂誤改注字監本作縳亦誤今案說文縳从糸專聲段氏注云聲類以縳爲今正絹字案據許則縳與絹各物音近而義姝二禮之鄭注自謂縳不謂絹也縳以其質堅名之字从專絹以色如麥稍名之字从肙李登作聲類時已失其傳矣相厚之至也校勘記云徐陳通解敖氏俱無也字集釋楊氏俱有按賈有也字　云賄予人財之言也者按爾雅釋言云賄財也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財帛

日賄故鄭以賄爲予人財也云紡紡絲爲之者說文紡紡絲也段氏注云各本作網絲誤絲之紡猶布帛之績緝也今案絲以紡而成故謂之紡詩斯干載弄之瓦毛傳瓦紡專也說文專一曰紡專專與甎同卽紡絲之具矣云今之縳也者周之紡卽漢之縳故舉以示人也云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者鄭以此爲遺聘君而或又以爲賄聘賓惟敖氏云賄禮主于荅其聘盛氏云賄主君所以報聘也其說是矣蓋玉帛乘皮以報享而報聘但用束紡似乎物薄然聘以圭璋已聘還之主君于聘一無所受而又不可恝然已也故用束紡以致其勤綣之意注所謂厚之●至也此在還玉之後故知爲報聘之物若以爲賄聘賓則當在公使卿贈如覿幣之下非其次矣呂氏春秋云宋有澄子者亾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亾者紡緇也今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此束紡可爲衣服之證而紡與禪對則亦可見其爲繒之厚者矣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

【疏】正義曰敖氏云不言迎大夫文又有皆者皆賄與禮玉也禮玉之庭實不在如中是亦大槩言之耳今案賄以報聘禮以報享更端故須出迎

褚氏謂兩事實一事無所再迎非也若是一事則經當云如還玉禮不必言皆矣李氏云卿不報聘君之幣尊卑不敵　注云禮禮聘君也者謂主君以此物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聘君來享用束帛加璧有乘皮爲庭實主君皆受之故此一一報之周禮司儀職曰凡諸矦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是也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上還玉爲圭璋此當爲璧琮之屬乃亦言玉者以其享用璧則報亦用璧可知云今文禮皆作醴者謂禮玉及還玉禮之禮今文皆作醴也此以形涉而誤故鄭不從詳冠禮禮于阼下曰送不拜與迎不拜意同

右還玉及賄禮

大夫出賓送不拜

正義

卷十七終